

生活中古灵精怪，一拿起书就读得磕磕绊绊

聪明的“笨小孩”

生活中古灵精怪，一拿起书就读得磕磕绊绊，刚学过的字马上就忘，写起字来要么多一笔、要么少一画……

遇到这样的孩子，家长、老师总是说：“你也太不认真了！”“你怎么这么不努力？”……可无论怎么提醒，怎么严管，孩子却起色不大。

“这孩子怎么这么笨？”有家长问。

“不，这不是笨！”张旭摇摇头，“您的孩子可能只是患有学习障碍。”

张旭，是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副教授，关注“学习障碍”儿童已有15年，在她下校调查中，几乎每所普通小学中，都有患有“学习障碍”的孩子。

“他们智商没问题，只要学会‘懂得’，方法得当，就能帮助他们跨越障碍。”张旭说。



张旭在为教师进行培训。

学习障碍不是因为智力发育迟缓，或某种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导致的，而是一种具有生物学起源的特定神经发育障碍。“我们的大脑是高度分工的，对不同事物的认知有着不同的加工模式，‘障碍’的表象也不同。”张旭说，比如有的人五音不全，有的人方向感不强……“学习障碍”就表现在某个特定的学习领域上。根据不同的表现，学习障碍包括阅读障碍、书写障碍、计算障碍等。

“学习障碍”群体中，阅读障碍者占比最高，超过80%。调查显示，在各种不同的文化和语言里，学龄儿童阅读障碍的发生率基本在5%至15%之间。张旭说，如果仅按5%计算，20个孩子中就会有1个有

有了“学习障碍”，岂不是一事无成？张旭说，家长也不用太担心，很多名人都有“学习障碍”的经历。

只要对策适宜，找到适合的学习方法，就能跨越“学习障碍”。

张旭说，学习障碍“致障”原因不同，其干预方案也不同。比如阅读过程需要多种不同层次认知技能的配合：视知觉的加工、语言学层面的加工、情绪和注意力状态和已有的经验等，“所以，对于一个有阅读障碍的孩子，我们首先要判断他到底是哪方面出了问题。”张旭说，如

多年来，张旭致力于为普通老师做通识性培训，她期待让更多的老师意识到，学生学习出现问题的背后可能有更深层次的原因，而不是简单的“聪明”或者“笨”。

不过，张旭也常常会有种“无力”感，因为我国特殊教育领域并未将学习障碍纳入其中，相关的培训、干预、诊断等都缺乏政策、标准。

学习障碍的“确诊”标准，在

【症状】

“阅读障碍”占比最高 几乎每所学校都有

阅读障碍，这说明，每所普通小学里都一定会有阅读障碍儿童。根据下校经验，不仅是每校，几乎每个班上都有阅读障碍儿童。

怎么能看出孩子是阅读障碍？

张旭说，如果孩子朗读时读得很慢；经常丢字、加字、改字；容易混淆形状相似的字，能读对字，但完全不知道字义；或者原本知道字义，但把字放到句子中就无法理解；遇到不认识的字，无法根据上下文去推测；总结深层含义的时候有困难……有这些表现，就可能是

“阅读障碍”。

“阅读障碍”常会与“书写障碍”相伴。

小学四年级学生乐乐（化名），每次交作业都特别困难，读书也总是很慢。“他也不笨呢”、“怎么让他写作业就这么难”……老师和家长很头疼。

张旭要来乐乐的卷子一看，心里明白了七八分。对于小学四年级的孩子来说，“练习”的“练”字是高频字，早就应该掌握了，但是乐乐写这个字时，总是被某个笔顺

细节绊住，不断涂掉重写，写四五遍才能把这个字写出来。“这就是很明显的书写障碍。”张旭说。

“造字”也是一个突出的行为表现。张旭曾遇到过一个一年级的孩子，他的作业本上，总是出现各种奇怪的字，比如“春”字少一捺，“的”字右边点两个点儿。可让他看图讲故事，小男孩儿也能讲得绘声绘色，但让他照着书读故事，就有点儿费劲。

张旭提醒家长，虽然学习障碍有某些共性的行为表现，但家长不要死板地对号入座。“对于学习障碍的误判率也很高。”张旭说，老师常会有两个错误判断：“学习最差的孩子才会有学习障碍”、“成绩还不错的孩子不会有学习障碍”。

你看看，这下四个人一起说话，简直是噪音……”童童开心地讲完故事，“噪”字记住了。

这个干预过程，张旭称为“个别化意识识字形成策略”。她说，干预初期采取这个策略，是因为绝大多数阅读障碍孩子阅读动机低落，自我价值感和成就感差；个别化意识识字形成策略符合汉字字形表意的规律，能激发孩子的兴趣。“当孩子熟悉这种策略后，再去引导孩子创编更多与汉字字源、字理相结合的故事。”

定时间内，只得了20分；老师把每道题的题干读给孩子听，孩子又做了一遍，得分是80分。

张旭说，这个实验结果提醒学校，能不能尝试为有学习障碍的孩子提供特殊的学习方案和考试方案？她建议学校在新生入学时，可以有意识地进行筛查，促进早期介入、早期干预。

张旭期待，能有更多的学校行动起来，帮助聪明的“笨小孩”跨越“障碍”。

来源：北京晚报

【对策】

怎么跨越障碍 “对症下药”是关键

果有孩子存在视觉正字法的缺陷，即根据字形很难记住一个字，那就增加对字义的加工，“就像视力不好可以戴眼镜一样，我们可以形成别的策略，而不一定非要去让他死磕这个字。”

小学三年级学生童童单纯记忆字形有较大困难，家长就让他反复

写。张旭则采取“借助字义”的方式帮助童童识字。比如在认噪音的“噪”字时，张旭鼓励他根据字形编一个相关的故事，对字义进行深加工。童童想了想，绘声绘色地说，“有三个人都挤在一块小木头上，张着嘴抢着说话，太吵了，另一个人在旁边大张着嘴喊‘别说了，太吵了’，

【呼吁】

如何从源头解决问题 建议早筛查早介入

我国也存在着一定空白。要想形成系列的标准化评估量表，需要有着大量的数据积累，也就是要建立有巨大数据量的常模。

张旭期待有关部门能将“学习障碍”纳入“特殊教育”，有了相关政策的支持，就会吸引更多的人

从事学习障碍研究。

学校对“学习障碍”的重视也十分重要，因为学校是孩子学习的场所，也是帮助孩子跨越障碍最合适的场所。

曾有老师做过实验，同样一张卷子，阅读障碍孩子自己在考试规